

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

2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2)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(2) /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7.

(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)

ISBN 7-81029-449-0

I. 外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875 字数: 8.4 万

1996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15001—20000册

全卷25本 总定价: 125.00元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老人与海.....	海明威 (1)
湖滨少女	马拉默德 (84)

老 人 与 海

海明威

他是个独自在湾流^①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，他到那儿接连去了 84 天，一条鱼也没有捉到。头 40 天上，有一个孩子跟他在一起。可是，过了 40 天没有捉到一条鱼，孩子的爸妈就对他说，老头儿现在一定“背运”了（那是形容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）。他们吩咐孩子搭上另一只小船到海里去，在那只船上，头一个星期就捉到了三条好鱼。孩子看见老头儿每天划着空荡荡的小船回来，心里非常难过，他总要走下岸去，帮他去拿卷起的钓丝，或者鱼钩，鱼叉，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。那一面帆上补了一些面粉袋，收起来的时候，看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。

老头儿后颈上凝聚了深刻和皱纹，显得又瘦又憔悴。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。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去。因为老在用绳拉大鱼的缘故，两只手上都留下了皱纹很深的伤疤，但是没有一块疤是新的。那些疤痕年深月久，变得像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地方一样了。

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，除了那一双眼睛。那双眼睛啊，跟海水一样蓝，是愉快的，毫不沮丧的。

“桑提亚哥，”他俩从系船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，孩子对

他说。“我又能跟你一道下海啦。我家里已经攒了一些钱。”

原来是老头儿把孩子教会了捕鱼的，所以孩子很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头儿说。“你们那只船运气好。还是跟他们一道吧。”

“但是你可记得，你是怎样接连 87 天一条鱼也没捉到，以后我们又是怎样接连三个星期每天都捉到大鱼的吗？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头儿说。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不相信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爸爸叫我离开你。我是个孩子，不能不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头儿说。“这是合情合理的。”

“他没多大的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头儿说。“可是我们有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”孩子说。“我请您在海滨酒店喝一瓶啤酒，然后我们把打鱼的东西带回家去，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好？”老头儿说。“打鱼的都是一家人啊。”

他俩坐在海滨酒店，很多打鱼的人拿老头儿开玩笑，老头儿一点也不生气。别的人，那些年老的渔人，都用眼睛望着他，心里替他难过。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感情流露出来，只是轻轻地讲起海流，讲起他们把钓丝送进海水的深处，讲起久久不变的好天气。讲起他们看到的一切。在那一天交了好运的渔人们都已回来，剖开他们的马林鱼，把它们平放在两块木板上，每一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扛着，一摇一晃地走到制鱼场里，在那儿等着冷藏卡车把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上去。捕到鲨鱼的人们把鲨鱼扛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腌制厂去，吊在带钩的滑车上，把它们的肝取出，鳍割去，皮剥掉，肉切成一片一片准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从海港那边的鲨鱼腌制厂里飘来了一股气味；但是今天只送来一些儿淡淡的气息，因为风往北方刮去，这会儿已经平息，阳光照着海滨酒店，天气是十分可爱的。

“桑提亚哥，”孩子说。

“呃，”老头儿回答。他把酒杯拿在手里，正在想着许多年以前的事情。

“我去替你拿些明天用的沙丁鱼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。你去玩垒球吧。我还可以划船呢，何况还有罗吉利奥会替我撒网。”

“我还是想去。就是不能跟你一道打鱼，我也想替你做些别的事儿。”

“你已经替你买了一瓶啤酒，”老头儿说。“现在你是个大人啦。”

“你头一趟带我上船，那时我多大岁数？”

“5岁。当年我把一条生龙活虎似的鱼拖上了船的时候，那家伙险些儿把那只船撞得粉碎，你也险些儿给送了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，船上坐板也裂开了缝，还有你用棍棒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把我扔到船头上放着湿钓丝卷儿的地方，我觉得全船都在颤动，我又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，像砍一棵树似的，接着一股新鲜的血腥味儿扑遍了我的全身。”

“你真的记得那回事儿吗？还是我告诉你的呢？”

“打我们头一趟一同到海里去的时候起，什么事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。”

老头儿用他那双日晒风吹的、坚定的、慈爱的眼睛望着他。

“你要是我自个儿的孩子，我就会带你去冒一冒险了，”他说。“可是，你是你爸爸的，是你妈妈的，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了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去拿沙丁鱼好吗？我还晓得从什么地方去拿四条鱼食来呢。”

“今天我自个儿还有剩下的。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用盐腌上了。”

“那么让我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，”老头儿说。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，现在又像微风初起的时候那样的清新了。

“两条，”孩子说。

“那么就两条吧，”老头儿答应了。“可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偷我也愿意，”孩子说。“我可是买来的呢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老头儿说。他真够天真，在自己谦卑的时候一点也不以为奇。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变得谦卑，他知道这不是耻辱，而且给真正的高傲也没有带来损失。

“照这样的海流，明天会是一个好日子。”他说。

“你到哪儿去？”孩子问。

“去得远远的，风向一转就顺着风回来。天亮以前我就要出发了。”

“我想叫他也去得远远的，”孩子说。“那么，你要是捉到一条真正的大鱼，我们就可以来帮助你了。”

“他不高兴把船开得很远。”

“是的，”孩子说。“可是我会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，像

觅食的鸟儿，我看到了就会叫他去追海豚。”

“他的眼睛那样不中用吗？”

“他的眼睛差不多瞎啦。”

“这倒也奇怪，”老头儿说。“他是从来不去捉海龟的。捉海龟才伤眼睛哩。”

“你在摩斯基多海湾捉了好些年的海龟，你的眼睛还是好好的。”

“我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啊。”

“可是，你现在的力气足够捉住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想是可以的。何况还有许多诀窍呢。”

“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我才能够拿了网去捉些沙丁鱼来。”

他们把东西从船上捡起。老头儿扛着桅杆，孩子抱着木头盒子，盒子里盛着盘在一起的、编得很硬的褐色的钓丝，还有鱼钩和带把子的鱼叉。盛鱼食的盒子连同一根棍子放在船梢下面，那根棍子是等到把大鱼拖近船旁边的时候用来把它们打晕的。没有人会偷老头儿的东西，不过还是把船帆和沉重的钓丝带回家去妥当些，因为那些东西沾了露水就不好，同时，老头儿虽然深信当地不会有人偷他的东西，他觉得把鱼叉和鱼钩丢在船上总是不必要的诱惑。

他俩打路上一道走到老头儿的茅棚前面，从敞开的门口走进去。老头儿把桅杆连同卷起的帆靠在墙上，孩子把盒子和别的船具放在桅杆旁边。桅杆差不多有茅棚的一间屋子那么长。茅棚是用大椰子树的坚硬的苞壳，叫做“海鸟粪”的东西做成的。屋子里有一张床，一张饭桌，一把椅子，泥地上还有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在用带有硬纤维质的“海鸟

粪”的叶子按平了交叠着砌成的褐色的墙上，有一幅彩色的圣心节图，还有一幅柯布雷圣母图。这都是他老婆的遗物。过去墙上曾经悬挂一幅他老婆的彩色照相，他看见了就觉得凄凉，因此他把它拿下了，放在屋角架子上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。

“你得吃点什么哪？”孩子问。

“一盆鱼拌黄米饭。你也吃点好吗？”

“不。我回家吃去。你要我替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。过一会我自个儿会生的。不然吃冷饭也可以。”

“我去拿网好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事实上并没有网，孩子记得，他们已经把网卖了。可是他们每天都要编一套这样的谎话。也没有一盆鱼拌黄米饭，孩子也是知道的。

“85 是一个吉利数目。”老头儿说。“你想看见我捉到一条净重有一千多磅的鱼吗？”

“我拿网捞沙丁鱼去。你坐在门口晒太阳好不好？”

“好的。我有昨天的报纸，准备看一看垒球的消息。”

孩子不晓得，老头儿所说的昨天的报纸会不会又是一句谎话。可是老头儿毕竟把那张报纸从床底下取出来。

“帕利哥在酒店里给我的，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捞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我打算把你的鱼跟我的鱼一起放在冰上保藏着，到明天早上我俩把它们平分掉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啦。”

“美国佬队不会输。”

“但是我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相信美国佬队吧，孩子。想一想那个老狄马吉奥吧。”

“我害怕底特律老虎队，也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小心点，别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害怕起来了。”

“你把报纸看一看，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。”

“你觉得我们买一张末尾是 85 的彩票好吗？明天就是第 85 天了。”

“可以的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以前你那末尾是 87 的彩票怎样了呢？”

“倒霉的事儿不会碰到第二遭的。你觉得你能够弄来一张末尾 85 的彩票吗？”

“我可以订一张。”

“一张就得两块半钱。我们从哪儿去借这笔钱呢？”

“那倒不难。我想可以借到两块半钱的。”

“我想大概我也借得到。不过我尽量不去借钱。头一遭借钱，下一遭就要讨饭。”

“别着凉啦，老大爷，”孩子说。“记住，这是 9 月的天气啊。”

“这个月正是大鱼游来的时候，”老头儿说。“什么人都可以在五月里打鱼的。”

“我要捞沙丁鱼去啦。”孩子说。

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儿正在椅子上睡着，太阳已经西沉了。孩子从床上拿了一条旧军毯，搭在椅背上面，盖在老头儿的肩膀上。那两个肩膀真奇怪，老尽管老了，依然结结实实的，颈脖子也是这样，老头儿睡着了头向前搭拉下去的时候，是不大看得出皱纹的。他的衬衫不知道补过多少次，

就像他的那一面帆，补丁也给太阳晒得褪成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。老头儿的头也同样苍老了，眼睛一闭，脸就像死人的一样。报纸平放在他的膝头上，给一只胳膊压住，没让晚风把它吹去。他是光着脚的。

孩子又走开了，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儿还在那儿睡着。

“醒来，老大爷！”孩子喊了一声，把一只手放在老头儿一个膝头上。

老头儿睁开了眼睛。这一会儿，他仿佛正在从老远的路上走回来似的。接着他笑了。

“你把什么拿来啦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。“我们吃晚饭吧。”

“我肚子不大饿。”

“来，吃吧。你要打鱼，就不能不吃饭。”

“我往常就是不吃飯先去打鱼的，”老头儿说着就站起身来，把报纸拿在手里叠好。然后他又动手去叠那条军毯。

“把毯子围在身上吧，”孩子说。“只要世界上还有我，决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啊。”

“那么，祝你长命百岁，保重你自己吧，”老头儿说。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扁豆拌饭，煎香蕉，还有一点儿炖菜。”

孩子是把这饭菜放在两层的铁盒子里从海滨酒店那边拿来的，他的衣袋里放着两套刀叉和汤匙，每一套都用一块纸餐巾包着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。船老板。”

“我应该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他，”孩子说。“你不必再谢他了。”

“我以后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，”老头儿说。“他帮我们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“大概是。”

“那么我要送他比鱼肚子上的肉更好的东西。他对我们真关心。”

“他送了我们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顶喜欢罐头装的。”

“我晓得。不过这是用瓶子装的，哈杜威牌的啤酒，我还要把瓶子拿回去哩。”

“你真好啊，”老头儿说。“我们现在就吃吗？”

“我已经问过你啦，”孩子亲切地说。“你没准备好的时候，我是不愿打开饭盒子的。”

“准备好啦，”老头儿说。“我只花了一点时间，把手脸洗了一下。”

你是到哪儿去洗的呢？孩子想。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，有两条街那么远呢。孩子想，我应该把水提来给他，还应该带一块肥皂跟一条像样的毛巾来。为什么我这样粗心呢？我还应该替他再弄来一件衬衫和短外套过冬，此外给他一双鞋，一条毯子。

“你的炖菜味道真不坏，”老头儿说。

“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吧，”孩子问。

“在亚美利加竞赛组方面，就跟我所说的那样，美国佬队赢了。”老头儿眉开眼笑地说。

“他们今天可输啦。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那没关系，老狄马吉奥又是生龙活虎的了。”

“他们那一队还有别的人呢。”

“当然。可是他的地位很重要。在另一个竞赛组里，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得尔菲亚队，我认为布鲁克林队一定会打赢。但是接着我又想到狄克·西斯勒和他在老垒球场打出的猛猛的那几球。”

“那几球谁也比不上。像他打得那么远的球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。”

“你可记得他常到海滨酒店这边来吧？我曾经想带他去打鱼，可是我不好意思对他说。我要你问他，你也不好意思。”

“我晓得。我俩都错得厉害。要是问他的话，也许他会跟我们一道去的。那样一来，我们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。”

“我很想带老狄马吉奥去打鱼，”老头儿说。“听人说，从前他爸爸就是个打鱼的。也许他跟我们一样穷，会懂得我们的好意。”

“老西斯勒的爸爸一点也不穷，他爸爸像我这么大的年纪，就已经在一个很大的垒球竞赛组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么大的年纪，正在开到非洲去的一只装横帆的船上当水手，我还看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。”

“我晓得。你对我讲过。”

“我们是讲一讲非洲呢？还是讲一讲垒球？”

“还是讲一讲垒球的好，我以为，”孩子说。“把老麦克格劳的事情对我讲一讲。”

“从前他也常常到海滨酒店来。他一喝酒就非常粗暴，说话又生硬又刺耳，性子真够执拗的。他的脑子里想的又是马又是垒球。至少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马

的花名册子，他经常在电话里说到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大经理，”孩子说。“我爸爸当他是顶大的经理。”

“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，”老头儿说。“要是杜洛彻也每年不断地来这儿，你爸爸也会当他是顶大的经理的。”

“真的，谁是顶大的经理呢？是鲁克？还是迈克·冈查列斯？”

“我想他们分不出上下。”

“不过，要说打鱼，顶好的还得数你。”

“不。比我好的人多着呢。”

“怎么，”孩子说。“会打鱼的很多，打鱼的能手也不少。可是顶好的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多谢你。你的话叫我听了真高兴。我希望跑来的鱼不要大得叫我们对付不了就得啦。”

“不会有这样的鱼，只要你身上的劲儿还能像你讲的那样大。”

“也许我的身子没有我想的那样壮，”老头儿说。“可是我懂得好多诀窍，我也有决心。”

“你应该上床去睡啦，这样明天你才有气力，我也要把东西拿回海滨酒店去了。”

“那么祝你晚安，明早我来叫醒你。”

“你真是我的闹钟啊，”孩子说。

“我的闹钟是年岁，”老头儿说。“为什么上了年岁的人醒得这么早呢？为了要过一个长些的日子吗？”

“我不晓得，”孩子说。“我只晓得孩子们爱睡懒觉，睡不醒。”

“我会记得的，”老头儿说。“到时候我去喊醒你得啦。”

“我不乐意让他来喊醒我，这样仿佛他倒比我强些似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好好儿睡吧，老大爷。”

孩子去了。

他俩吃饭的时候，桌上连个灯也没有，孩子走开以后，老头儿脱掉裤子，摸黑上了床。他把裤子卷成枕头，把那张报纸塞在里边，然后用军毯裹住身子，睡在铺在破床的弹簧上面的旧报纸上。

他不久就睡去，梦见了他儿童时代所看到的非洲，迤长的金黄色的海滩和白得刺眼的海滩，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。现在，他每晚住在海边，在梦中听到了海潮的怒号，看见了本地的小船从海潮中穿梭来去。睡着的时候，他闻到了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味道，闻到了地面上的风在早晨送来的非洲的气息。

通常，一闻到地面上吹来的风，他就醒来，穿上衣服，前去把孩子叫醒。但是今晚上地面上的风吹来的很早，他在梦里知道时间太早了，因此继续做梦下去，梦见了他从海上崛起的白茫茫的岛顶，梦见了他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抛锚的地方。

他不再梦见风涛，不再梦见女人，不再梦见惊人的遭遇，不再梦见大鱼、搏斗、角力，也不再梦见他的老婆。他现在只是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。它们跟小猫一样在幽暗的黄昏中嬉戏，他爱它们像爱那个孩子。他从来没有梦见过那个孩子。他就那样醒了过来，望一望敞开的门外面的